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

國本

朱國禎輯

萬曆六年戊寅二月庚子納皇后王氏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　皇長子生宮人王氏出封爲恭妃逾月命名常洛取太倉銀二十萬光祿寺銀十萬充賞上　兩宮徽號　詔赦天下頒諭朝鮮十二年甲申七月冊貴妃鄭氏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命名常洵取太倉銀十五萬充賞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元子誕生五年于茲　祖宗朝故事　宣

帝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令元子聰明克類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冊立禮儀允宜速舉至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次第上請　上諭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數日再請溫答如前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各有疏請　上怒降謫又有救者　諭閣臣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

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十五年時行
等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
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　明
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為
此紛紛以故逡巡待命踰年於茲及自新歲以來則臣
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
民生可虞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
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關
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厭幾人心咸悅天意
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其說我　太祖三

年四月詔曰朕嫡子正儲位衆子當封以王歷　成祖
英宗　世宗皆可考稱謂皇長子定正位東宮皇第三
子定郎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為盛事　溫旨報聞晉
鄭貴妃為皇貴妃廷臣請并加皇長子母不聽
十八年正月朔　上在毓德宮召申時行許國王錫爵
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上以維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
諄諄辨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聖
度　上復諭時行等任勞任怨叩謝畢因進云　皇上
朝講稀疏外廷懸望今聖體靜攝臣等不敢數煩起居
但一月間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御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
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
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望 皇上
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
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
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
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亦有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
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
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昭

酒飯叩頭出去宮門數十丈　上復令司禮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司禮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
能離乳毋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
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上復答曰已知乃叩頭出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
請冊立皇貴妃弟國泰特疏以請樹臣又謂道路訛傳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頗倡浮議
令國泰之疏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且以爲皇
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何以杜
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傳諭朕非覽卿等所奏固是但

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
豈有摇動朕前巳面諭卿等今卿等又來陳請待朕自
處豈有謡言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
年至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不激聒者否此輩心懷無
父志在求榮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巳之心志卿等可
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
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
父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忠乎其
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槩不發恠其聒
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非有別故至鄭國泰之奏

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恐我朝戚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園泰出位妄奏朕姑容之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冬日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時行復奏謝言即日傳示部科訖　上復諭云冊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臣如何傳與各衙門想彼屢屢未止為臣的疑上為上的不得不疑朕所以動火自今後若能靜聽一年明旨當無中變

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

爲請　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邀
功張有德罰俸三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既屢催激冊立
之事着改二十一年各衙門不得又來瀆擾以致延改
時行因人言杜門已久惟國與家屏在直具公揭謂有
德所言自其職掌請仍依期冊立　上遣中使詰責先
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此此時行在家亟上揭言臣久不
與閣中事一二臣列臣名實不與知舊例閣揭止存閣中
至是發出禮科明首臣之有同心也時行亟遣人取去
衆疑大閧給事中羅大紘疏糾削籍中書黄正賓冊糾
廷杖爲民時行不自安引歸國亦得請還家屏求去不

允符行初無他意謂臣下不失信于　皇上而後可望

皇上之從故以此自明冀上之亮而無改舊諭然上之

易期匪朝伊夕不待有德之疏二老之揭首揆只合從

衆待罪而周旋太過犯此嫌疑故紘正賓之忠自在而

必欲以此實首揆之罪則情有可原且亦事理之必無

也家屏當國錫爵方以省母歸請趣入朝

二十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請　嚴旨降級中

救及積請為民者給事中鍾羽正舒弘緒孟養浩張棟

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陳尚象御史鄒德泳賈

名儒郎中董嗣成惟養浩加杖一百方獻可之謫家屏

封還詔旨　上怒連及諸臣加重上言誠不足動主道不足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責以希名不遂且示小臣薄罰自宜調停居處緩詞解諫乃逕駁　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家屏復疏臣罪無容辭但皇子與　皇上至親也冊立豫教大典也言涉至親不必怒事關典禮不宜怒臣與諸臣知爲宗社大計豈意激　皇上之怒哉一言不投觸事瓦裂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拂不移之性跡死爲幸報允郎中于孔兼疏家屏之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義固如斯獨惜　皇上旣內發之情欲播主鬯之

重遂言事之臣而又遷怒吏部如饒伸獲罪王錫爵未嘗獲罪　皇上吏部以久淹推用反因得罪不知輔臣何術能結主心遥制用舍之柄　皇上以此市恩冀其復來共成他圖錫爵等臣知其或不爲也設有人焉且借尚方之劍斬其頭矣蓋其轉相猜疑如此

二十一年癸巳正月錫爵至京即以定國本自誓乃密奏　皇上親發大信定二十一年舉行冊立且戒羣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羣臣未敢先發一言今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片紙遲速可以自裁而諸司造辦器物定卜月朔則必在一兩月之前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以

至稽延日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
名而又緩是非蜂起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
獄矣臣新從外來既對衆將順復自行密請以實渙汗
之言以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主之
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
嫌故此疏手自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降諭使盛美皆歸之獨斷天功無與于人謀
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
奉　旨忠愼可嘉朕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
立庶之訓今皇后年稚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故

朕遲疑未决既卿來奏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亦不背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錫爵復頭自古有立嫡不立庶之説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長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擬臣又惟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爾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後皆

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
日事體正與相同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詎
若酌古準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今請中宮養之爲母
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
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
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
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矣
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
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報以不必假借擇所擬並封
前諭批發于是廷臣大閧歸罪閣臣錫爵皇恐請收回

前諭且言科臣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
體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辯且責臣蒙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紛爭如此之過舉
將來萬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
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　皇上所諭
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悔不得不畧露前諭中
所云以明此舉原出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
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
擬定期尚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

非臣之所忍言矣夫　皇上自知自信本末洞然而外廷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旨而今忽變前議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懇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萬妥萬當蓋誠有慮于此也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略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主終

不敢淺漏一字自逃譴責但念　皇上旣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眞何故自處于屢轉可疑之地旣以祖訓爲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旣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暇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譏必不可一日立朝臣固自悉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盛美之形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囂者也

二十八日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固思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

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册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恐以僞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令外臣重復爭論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亦不必疑阻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卿何忍見光祿寺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各疏爭 上怒甚革職謫戍錫爵特疏懇救免戍光祿少卿涂杰寺丞王學曾繼之削籍二月閣臣請會議册典以安人心 上諭靜候輔理小畜疑謗不必自疑不必廷議錫爵復引咎自劾 旨曰卿若認錯置朕何地朕爲卿含忍商量別處且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册立錫爵疏曰並封之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辯而

並引為已過亦自有說盡連日翻閱祖訓委無皇儲待
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
執委難通融止有　祧廟在　世宗朝曾封為王然封
王之時壓于莊敬太子之下並未曾以元子受封也今
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
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
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古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
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
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將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冊
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由處今去年之命既

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為之頒詔覃恩而詔書內所稱祗承宗祀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羆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備位以待嫡子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詠及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著紛敗詔令阻格亦幾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

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外有抄錄萬曆十年詔書一道內將緊要何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答示一言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等衆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疾其冊立

已有吉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又疏曰冊立議與人之初
疑　皇上謂不欲以恭妃歷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
之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待嫡之條而及茲待嫡命
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宮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
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　皇上
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
人復敢爲擬侮敢爲黨附若單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
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蠱惑者至于皇長子年
近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
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

從隆其儀上請康可以少安人心矣奏 諭云豫敎還
候旨行
十一月十九日 上坐煖閣召王錫爵至叩頭奏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又蒙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
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
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對曰
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

全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若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茸所以連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决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麽處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

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
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
悉苦心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
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
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時出御朝頻召臣
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
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
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群臣願見之望即如今
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

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錫爵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齎捧
御札一道到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而見苦請豫教冊
立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候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
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臣今日
正以長至節後恐中旨不出群疑又興方與同官臣志
皐臣位商量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
與盥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幸臣伏自惟

匹夫之誠止知為主疾熱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
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為慨許豫教少
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真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
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冊立一節不徒曰
俯膺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
不敢再有煩聒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
此為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乎此臣不得不
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生忠臆毫無忌諱者
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十年千萬與天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

其臣卽日予啓皇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篤疾者
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以爲身之
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趣閉趣早趣宮中吉祥
歡喜不須廻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
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
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疑其皇長子皇三子一併出
閣矣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庭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
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
而出閣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

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皇長子之
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
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並見兩皇子時皇長子
之年正同今日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皇長子
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皇三子之強而
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
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塲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所以
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斷以爲皇三子
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
以從容舉行人知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

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

睿侯 勑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

成法上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

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議之心不

同難以古證其勑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勑諭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

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皇三

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

各衙門如勑奉行不許又來激擾一應禮儀着臨期酌

議來看十二月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部
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
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行傳
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請奉
諭朕知道了朕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
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詢于卿等今卿等奏來甚
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
皆同其服則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
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錫爵疏

今日又蒙　賜手札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及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講必俟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朕可省費諭卿等知臣等伏讀後當即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之體宜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讚　皇上之深心惟恐部科諸臣有言也

蒞臣等昨于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玉之事卽據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藉而先講服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官禁之費與外家寒儉不同卽今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皇上言之矣夫臣等外爲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皇上

傾武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國皆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閤命下朝士已有喧傳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初聞之不覺爲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爲人臣疑謗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猜破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不取也伏望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以絕

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明諭部臣卽此就當將來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四日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郭德溥郭正域全天叙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署丞范可授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闇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臯張位輪日往而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疏出閣有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

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註請不報部覆所請亦復停留無以願　聖慈光盛典罰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炤又以爲言并罰俸貞觀降雜錫爵疏二岂之言與别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詔降三級調外尋以給事中許弘綱之言竟削道炤貞觀爲民五月錫爵得請去

二十五年丁酉代府山陰王俊柵奏皇長子今年十五歲當選婚行禮但儲位未定所選何名位終當定禮終當行岂遵制不敢赴闕餘剪髮隨本進獻不報六月泰

山崩裂凡一里餘

二十六年戊戌五月給事中戴士衡發永戍初山西按察使呂坤集閨範圖說修撰焦竑以使事至託爲序因攜歸鄭國泰見之取去增后妃一款以貴妃入其中衆因謂焦爲鄭而作好事者著憂危竑議一書指貴妃將傾元子魏允貞張養蒙程紹劉道亨白所知鄧光祚薛亨等十人咸舉大義毋以子貴之說同盟羽翼貴妃聞之泣愬于 上謂出士衡之手閣臣張位實嗾之卽令其侄承憲奏聞 上曰閨範一書朕賜與皇貴妃閱看其書大略與女鑑彷彿戴士衡以外轉私恨造書妄指宮闈著發烟瘴充軍 與樊玉衡同一案 承憲不必深辯并借東

徵事逐張位等寃揣爲民七月諭閣臣朕念皇長子素禀清弱冠婚之禮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見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去歲漸加充實且書倣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況二宮不日落成待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民具瞻十一月復諭禮部具選婚儀然竟未舉

二十七年己亥三月吏部進士謝廷讃疏內亂將作請冊立冠婚不報

二十八年庚子鄭國泰再疏請三禮爲分難緩國本建則宗社安則臣等之族安亦不報廷議已授刑部主事三月傳旨㓨爲民諭內閣朕以皇長子所居狹小修葺慈慶宮移住次第舉行嘉禮畜物謝廷讚出位要功以致少待卿等揣奏具見忠順傳示諸司靜俟即發勅行矣七月禮部尚書余繼登奏欽定吉期報候旨行又諭內閣溽暑煩勞朕心已定傳示文武不必再擾十一月都給事中王德完請篤厚中宮未用漢文帝慎夫人同席袁盎引卻爲言 旨曰王德完意欲激阻大典妄聽流言扯遞着實打一百革職爲民又傳大典本欲舉行因

大小臣工櫝奏所以遲延今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
重如重德完可再上本來太宰李戴疏救切責姑宥肆
沈一貫當閣聞宮中兩龍不相見見即災以是爲諱乃
言華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 太祖二十五子
一百二十一孫而 皇上未有一孫聞宮中有傳無端
忌諱不足信也 太祖多孫而身享高壽未嘗疑爲妨
己也於是忌諱之疑始破又拂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
煇明之符引解緍題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 上多
感動
二十九年辛丑司禮監傳 旨戶部催鋪宮錢糧覆前

後共進二百二十萬較　皇上大婚十七萬不啻十七倍庫銀見在僅一千九百鹽課久已無解邊餉困莫能支乞　皇上節稍爲望鄭國泰又再請奪俸一年餘皆不報惟查器具次第以示取盈之意三月移元子於慈慶宮曰迎舊宮宮在乾清之左外甚寂歷議者交欲姑順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緩冊立臺省大集一貫第議之貫曰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稱太子妃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宮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元子爲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某則以爲欲冠莫婚欲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必離析必正

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立矣五月給事中楊天民等復有疏催　上曰　明旨曉然有何疑惑有何逆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况初春內外遵　旨靜候即擇日命其後居豈欲遷延今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違意瀆擾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離間遲緩降調七月傳冊立事即欲行禮因朕壽節在邇事體頗多須從容了當况成造未備尤宜催辦不得再緩八月冒引既醉斯干之詩以諷言元子聰睿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克天機默啟親父親子喘息相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　皇上之婚及時故誕皇子

蚤然　聖母已遣官四出致祈猶遲之也人情篤於愛
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滋甚　皇上為元子大禮計
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真情不如蚤請佑
儷之為達孝　皇上孝奉　聖母朝夕起居備物盡禮
而推念真情不如蚤遂含飴之為承懽於是始得旨已
物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冠婚並舉冠行三加禮
妃名未正而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貫封還
上諭極諫　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條言改日
則天下不謂所司不辦謂　皇上生他端衆口沸蜩甚
於時昔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即

未備可以黃箋權代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改

日之命復急責大司農金錢十五日冊立　皇太子第

三子常洵爲福王第五子常浩瑞王六子常潤惠王七

子常瀛桂王同月上　聖母徽號慈聖宣文明肅貞壽

端獻皇太后十一月　皇太子冠遣官存問閣臣申時

行王錫爵未幾冊寶告成

三十年壬寅二月丙子　皇太子婚妃郭氏

三十一年癸卯十二月緝妖書見楚事中　上怒中外危疑

幸　上意素定方嚴捕將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

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

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皇毋回
宮就宣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
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
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
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著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
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
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
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
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

淚叩頭請去送至嚴詹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
瓶傳與先生知道
三十三年乙巳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為 熹宗皇帝
十一月十四日戌時也
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恭上 聖母徽號加恭熹冊 皇太
子生母王氏為 皇貴妃仍存問申王二人十二月皇
第三孫生為 上皇帝
自三十二年東宮輟講侍班講官日久盡缺閣臣葉向
高每以為請語極懇切皆報聞至
三十九年庚戌正月內官監請 造福王府第白冬月

聖體遂和外庭多有異議向高票前疏着令督促人情稍安　上亦尋愈三月贈王錫爵太保諡文肅錫爵歿于臘月二十九日至是疏至　上嗟悼者累日素以清直當　上意力阻三王並封先定豫教最爲有功九月皇貴妃王氏薨　皇太子生母也久不侍　上目眚得疾無敢傳者比病革始報　皇太子自至宮門尚閉抉鑰而入徐以手循太子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太子號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越三日始傳閣中具疏奏慰得　旨朕以誕育皇太子命居一宮自適前月聞偶疾即着皇太子問安數次不意昨以疾逝朕

深悼惜閣臣禮臣屢請擇塋地至十一月始得 旨葬儀一切從厚舊用三萬今加十六萬恩然皇太后之儀祠郎鮑應鰲極力擔任向高為之主持 上心是之郎鄭貴妃亦不敢阻竟皆得請發引 皇太子送至厚載門而返因之深德向高言輒泣下每告左右曰我有大恩人未報俟登極召之

四十一年癸丑奸人王曰乾事

四十二年甲寅福王之國（日乾之國二事俱見福王傳中）要與中謂福王之國早晚無關大計夫王一日不行鄭氏之心一日不息 東宮一日不安中外之疑一日不解為此言者

挾煞業之苦心非鄭氏之死黨而何
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己酉酉時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
梃撞人　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内官李鑑直至前殿簷
下爲内官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
收之次日　皇太子奏聞　命法司提問方　東宮正
位内官往往引疾去張差入第一門只兩内官守之一
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梧一人至
殿超級而上羣呼𮪍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庚戌巡
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
民語言顛倒似相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

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斟重擬者　乙卯刑部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給說你沒有憑據如何進入你拏槓子一根來便可當作寃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癲狂遂於五月初四手拏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跑入前殿下被拏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決加等決不待時審者司官胡士相岳駿聲趙會禎勞永嘉也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年力壯強非風魔人初招告狀者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即放飯而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孫後宰門進到

宮門上守門的把我一把拏我一棍打倒到裏邊輸了兩棍莫有輸着老公公多了就拏住我小爺洪大了又拐還有個木棍琉璃棍梃子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瘋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願 皇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形可以立見矣 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横肆手梃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

府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桀驁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太宅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薊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乞 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杜明肆兇人于市朝以謝天下庶可警後疏中有姦宄二字 上惡之與王疏皆不報衆得擬其後矣

方張差下刑部時當事者只以風癲了事絕不及可疑處就中隱微固難深言然謂鄭國泰不自急諸臣不附

麗天日在上决不可欺比王之案疏上泉方大快而初
獻諸人族之如佻公然詈駡人人聞之顧題目甚正其
情甚真不可易相與密謀掩飾御史過庭訓有心討為
移文薊州踪跡之已而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
謂差以砍柴為生而李自強李萬倉李守才則以燒灰
為業先是差傭工於張其家傭値米一三十五年十一
月守才擬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値為聘張故不與因
而成癩第食力傭作則猶無病之人耳四十二年内差
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欲買燒灰差以價少弗與未幾
悉燬于火差意強等所為忿甚前疾益發絶不以生理

駕念矣又嘗種張仲金等所租史明善地其米粒爲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善剝其衣襖風癲益甚差祖夫孔道所居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內差請孔道家道倆他出見其家有钁柄一根因携以歸四月初二日差負豈二手併携前棍以出不知所往葢皆實癲之一字并黙出棍自外來之钁柄非由人指授又增出差曾入薊州道衙門語多不倫道臣袁和審係癲病釋而遂之撫非證一癲字以謝國泰乙卯再審司官雖有十人實一二彊梁者力與之家爭然不能奪及就前審大肆猖狂矣

乙丑刑部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公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喫也有穿也有劉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勅三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是日會審者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

光鼎曾道唯劉綸禮吳孟登岳駿蔡府嗣美馬德澄朱

瑞鳳也

給事中何士晉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關

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

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

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

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爲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

而今方待勘未卜的耗何如臣同不敢預擬也留中留

臣疏催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癲姦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嚇朕恐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速旦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風知州回文以上

壬申　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

給事中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揭辯陸大受疏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嘅兇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

落並未嘗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輒辭具揭發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　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法司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後凡　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便即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味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口

滅則疑上生疑將成實事惟自審處以消後禍
癸酉巳刻　上詣慈寧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
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行一
拜三叩頭禮畢　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倚石欄百
官後至御前叩頭　上連呼曰前來稍膝而前去　御
座不數武　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
侍　御座右三皇孫及皇孫女鴈行立左階下　上諭
曰朕自　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
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
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

多開說誰無父子乃輒來辯問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
問的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
遲處死餘不波及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
東宫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
復曉於後班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
語未竟　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
光復猶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申前說
詞氣益峻　上色頓改遽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遂令中涓拏住梃杖交下　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
待　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

解從哲等因請　皇太子講學　上言此事朕豈不知
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
穿何服乃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
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
福王既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插翅飛至
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皇孫
俱圍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　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
是姦臣言之再三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
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丞王士昌亦跪在

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爲何官傷以法司名姓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階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不相對　上又持皇太子而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諭來從哲等叩頭承旨因奏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　上若爲傾聽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立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諭來無誤乃顧左右令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于市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輾轉不招方欲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遍搜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龐保

劉成本宮反覆叅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等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至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連日奏求 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名姓不同當以誓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 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宮陰德亦全矣

六月丙子刑部以龐保劉成執審未盡復上疏曰張差已決龐保劉成易於支吾抵飾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不敢用刑何從得情乞 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鞫審疏入 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字

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攀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着與馬三道等一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部臣又具疏請 上諭如初

丁丑 上諭輔臣曰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請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朕只道各犯已得眞情傳將本内有名張差并龐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宮傳司禮監將二犯上緊拏來正法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

太子親來乾清宮行問慰禮面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
風癲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
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同九卿三法司
於文華門會問鞫審真情二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
乖異朕復着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
前後五次俱與初審相同又復嚴究令該監具奏天氣
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是太子諄諄懇請恐傷天和其
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
懷以安皇太子仁孝之心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

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即讞奏聽裁定況非張差
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供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
屢面奏的係攀誣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
波及無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題是爾
等抗違不遵即着回話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爲從律論應
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從之
八月庚辰太常少卿史孟麟請立皇太孫降五級調外
甲辰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劉光復　上怒昺冀蔑譏訕
革衣冠押原籍爲民

十一月戊寅御史翟鳳翀上疏責備大臣不言則小臣不能無言　上以黨赦罰俸于是廷臣盡尤王之寀適當考察決意重處王爲知縣不能無議因而緣飾甚其罪餘皆羅入其中有病死者並其時臺省横甚臺臣韓浚爲之魁與省臣徐紹吉司察典徐惟所願使其智計極精密窺鄭寵方盛甘爲護法草草了事自是本意而上英明見王之寀疏和之者不少知事體難掩召　皇太子令貴妃叩首謝罪且曰凡事仗小爺顧看　太子亦叩首曰還仗娘娘顧看且拜且泣　上亦掩泣爲幾二閱以解從此鄭氣奪宮中亦知警懼邪謀頓息若如

初番留麗劉二人于宮中手滑膽粗禍必不測故之家人品未知何如而其功甚大臺臣氣類相功恃強恃衆必欲求勝不顧大體總坐一呆字可嗤也

丁巳四月辛亥主事王之案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閣住中旨特黜爲民

庚申正月元日釋劉光復于獄

十二月給事中鄒士膺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納賄第止利歸身家未至毒中宗社若 皇上慈愛皇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得忠慇之名乎方張差未及究擬光復輒有無誥奇貨無居元功之說諷切冏官貢爲

黨出脫此其肺腸欲何為也及　宸怒一發魂魄俱廢不敢復申一語自明初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之隱忍含糊何其萎也忠頹者固如是乎

庚戌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其一慎防範有曰先帝在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棍徑入其內賴神呵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為風癲然青宮非發風之地龐保劉成豈並風之人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太子之宮讞何上晉王之寀等參疏與刑部爰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豫也

天啓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慎言疏張差一獄為輔臣

若宜何如覆奏票擬嚴切乃從將姑票旨着法司提了
問若尋常細瑣之事于是承風望旨者遂以風癲二字
結此案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勇也其情形
顛末諸臣發無餘蘊臣不必再爲覼縷大抵此一獄也
若引繩批根宮闈骨肉之間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
深求穩便當路議沸騰　神宗御慈寧宮召百官棄張
差于市斃龐劉于宮使羣臣不得贊一詞士師無所措
其手偉哉廟號　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蓋結此
案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懲姦宄者
亦政以明　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寀李偉必以考

功之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國之均而乃令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疏張差一案議久紛紛不可遏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葛藤齊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梃擊之幾化爲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寀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敕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俸之禁錮張庭之瘐死又爲甚奇卽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揑為東朝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即寡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爲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巧黻風癲介批鱗之直寂跡鑽燗語言之微倂危虎觀至今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澧王之寀等天下知其功廷臣知其功即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鍊以爲罪或掛神武之冠或嘆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辛巳給事中郝土膏奏張差持梃主使者自龐保劉成馬三道外戚臣鄭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賞

時王之寀之宻語何士晋之彈疏皆鑿鑿可據劉光復
乃言毋詫奇貨毋居元功力阻人之誅賊此果爲調和
兩宮哉且光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善處骨肉夫引繩批
根誅鋤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者乎光復何計不出此
也乃曰聖諭已明自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癲之説也
夫使張差而果風癲何以聖諭言風癲又言姦徒旣擴
矣又何姦乎其説爲萬萬不通者也
王貞御史魏光緒疏王之寀一事關係國本公論久鬱
今若再爲沉匿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於心者臣
與叅結此局爲 先帝褒直臣爲 皇上廣孝思且慈

寧召對之時　皇上不背侍側那當時逆天之變業經
舉目覩今日而遂忘　先帝耶　皇上不忘　先帝豈
遂忘之案耶其餘言者甚多復召為刑部主事
壬戌二月王之寀疏乙卯之變張差實私宮庭禍生莫
測乃劉廷元遮蓋姦謀以風癲具奏矣胡士相等改前
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遍
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以滅口
而不知臣疏在御卯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
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等語李
守才招商量打毀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許其張差

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將有內應有外
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驚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
勳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
憚厚于鄭氏而薄　先帝茶毒至今未歇長安公論有
日入頭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
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舉不中
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非之藥倏於差之梃受
之青烈於晳之書也疏中抹殺逆情一十八款大約皆
揑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者胡士相勞永
嘉岳駿聲曾道唯所稱士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夢

龍所稱宜任改招者則李倬也疏入　上日奏內事情
已經　皇上親處分不必追論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疏張差招案所關先後會審與
首詞并各條欵皆係當時衆官審問情節臣以事體重
大先委四司官於獄中共審口詞且各書官銜畫押審
完然後據各犯供吐情詞敘招具題衆所共參定也臣
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鈐蓋縫間總封
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又恐久而殘毀埋沒乃刋板印
刷散之各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即王之寀亦自領十冊
帶去爲後券自乙卯以至今壬戌八年矣之寀尚以法

紀朱伸上疏欲究其事參臣具招語轉意圖先允風癩
後寬姦宄臣知罪矣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藁
以待但事關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
明罪之輕重何以定伏罪　皇上勅下刑部將王之案
疏開出首手本并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
原封卷宗及原刑招冊查閱對審嚴究各正其罪則國
法幸甚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廷元疏曰方張差闖入宮禁次日內巡把
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倒似likely風狂等語臣立時刑
審再三在差猶見其糊渾微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宮

殺無問風癲不風癲法所不赦立時具稿有云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的是黠猾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鞫而重擬一面控題 神祖一面恭送法司矣夫叙入風癲之中文乃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始臨日疏末來肯臣復以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折其萌軫念大本立賜神斷以戢兇邪以安宗社催請矣迨視循職勃忠所得爲者止此一 隸法司反覆窮訊擬議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姦徒請極未嘗以風癲從寬門司冦以姦徒正法亦未嘗以風癲逸網乃抉出風癲兩字則 神廟 光廟聖諭固然當時章滿公車每每

稱述臣疏何嘗以二字疑臣之罪提牢出疏亦稱臣疏
深憂遠慮爲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勛
戚鄭國泰但有半面使嘗寸斬臣于承行問官胡士相
勞永嘉等但有攢肩便當駢戮長安百口安得人人庫
之當日臣疏憤憤于鼠器路馬益爲鄭國泰發也之罪
疏中祇歸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無片語隻
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誰氏之欲耶
廷臣集議擬擊一案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
都馮從吾太常卿陳于庭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
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金柯棨渻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郎與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應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皐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燝陸獻明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概則皆以風癲爲非是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張差持梃闖宮正東朝危惡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

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揮入風癲輕輕轉語贅以黠猾眼目顯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遊張凡爲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謫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御史馬逢臯疏意畧同中言貌之一字乃舞文爲脫卸處　劉廷元揭曰初四日薄暮有闖宮事初五日辰

接內巡報揭已而研審午而草疏申而叩閽是爲延緩否呂刑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貌亦聽獄所不廢也況疏云的是黠猾是爲開生路否老公姓氏可詰大宅住址可查鼎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爲鄭國泰優法麗保劉成智身否疏上而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折獄誅是先爲逆否罪無過于大辟請重究姦徒請天誅立旋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賞也是謂輕輕轉語故爲縱舍貴之之家此輩托名則是豰賁猶非馬張二疏以護局面則是以謀忠義則非也

癸亥御史江日彩疏張差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

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祖否神祖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冊者此類是也然處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上晉陸大受等直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故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等諸臣偉議所以折姦謀於既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尋吏

部覆疏廷元降三級調外事已結局廷元爲衆受過亦非得已蓋當時處法不差因刑部問官乃廷元同鄉有才智奮筆衆不敢爭其迹似乎迎合又重處之案陸大受等人心不平遂致紛紜之案一說東官爲重題目既大自然趨彼不趨此就中亦有持平之論日久自定乃局面一變之案得罪去廷元等皆出山可以相忘矣必欲申其說說非口舌能申求申已屬下策況乘魏逆風帆一直做去不兩年身爲尚書而之案因之慘死死則名必歸之無可自解矣

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

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閣臣
請其名曰傳信錄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
梃擊始于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
宮始於是年九月先梃擊首列 詔諭之關係者爲原
始閣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總裁掌院施鳳來楊景辰
孟紹虞曾楚卿爲副刊行頒布天下 又

請改實錄

葉文忠曰 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時事
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草日余
與同官互閱皆以爲允而自余歸後言者閧然以張差

進藥移宮三事爲非是得　旨改正余思移宮事原末
敘及其敘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王之寀疏使張
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
知其詳公覘獄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千眞萬眞
之寀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其當時讞奏皆與之寀同
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風癲之說云何張曰此係辭也
安有持梃入宮門而可稱風癲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
紳議論亦皆如是故　實錄中稍採其說而詞亦委婉
乃當時之言風癲者遂眈眈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
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辭言官從風而靡皆附會駁

聲而之案被蓮誣矣余念事關　宮闈似屬曖昧但罪
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　東宮何地而持梃突入當時
賴有中宮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
而　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
秋于許世子趙盾皆書弑君凡以絕干犯之萌爲萬世
立此大防也今毋論風癲之眞假卽使眞癲而持梃入
宮幾危　儲貳可但以風癲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千
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王日乾告變已
云劉成龐保二奄有謀今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
出于癲者之口而　神祖斃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

亦聖意淵微可以默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

當日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

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